

小时候霞飞路上有白俄开的许多西餐馆，其中有一家离敝舍很近，印象尤深。华灯初上，霓虹灯管弯曲而成的花体DDs店名便一闪一闪的，与店门口飘出的咖啡香，分别作用于路人的视觉和嗅觉，供应的又是俄式经济大餐，对顾客的杀伤力就很大。出入的不仅有高鼻深目的歪果仁，也有天朝子民。我识知西餐和咖啡，包括老外，应该始于此地。大人难得带我们兄弟姐妹进去撮一顿，因为中菜才是王道，平时家里吃的就是母亲亲自烹煮的可口的本帮菜。小孩一般不让喝茶，多半是白开水，但自己用零花钱买一块咖啡茶冲饮解解馋还是可以的。当霞飞路易名为淮海中路后，几十家俄餐馆仿佛一夜之间蒸发了。后来中国人开的西餐

馆有几家还是有点小名气的，如蓝村、复兴，名气大点的红房子是后来才搬过来的。两层楼的天鹅阁则是我约会去得最多的地方。

咖啡时光

王纪人

虽然小时候受过咖啡的启蒙，成人后也喝喝咖啡，但直至今日，在家里主打的饮料还是茶类。如杭州龙井、云南碧螺春、昆仑雪菊、普洱、石斛花等。因为清火解渴，可以反复冲泡一直喝到晚饭前后，性价比远超咖啡。况且咖啡最多连喝三杯，过量则神经亢奋心动过速，会有举止失控等不良反应。

对我而言，喝咖啡完全是随机的。比如中午家

里没什么可充饥的，很可能去吃顿西餐的套餐之类，往往附有咖啡。有的店中午晚上都是单点的，那就再点一杯咖啡。外出散步是隔三岔五的健身运

动，渴了累了便找家咖啡馆坐下来，这时候喝咖啡就类似茶歇。但有时脚没要求歇，却瞧见一家让眼睛一亮的咖啡店，便欣然推门而进。

从我家出发，走到汾阳路普希金铜像处，周围的东平路、桃江路、衡山路一带，迈几步就有一家西餐厅或酒吧或咖啡馆。酒吧虽然以喝酒为主，咖啡也是供应的，因为咖啡有解酒的功能。只是到酒吧里只喝咖

啡，总有不务正业的他感或自感。所以有时会对服务生弱弱地说一句，我不会喝酒，就来杯咖啡吧。我说的是实话，有几次连喝一杯爱尔兰咖啡都晕乎乎，因为里面掺了爱尔兰威士忌，其实也可视为兑了咖啡的鸡尾酒。

如果酒吧里摆着桌球台等玩意儿，那多半是美式酒吧。酒吧是晚上才热闹的，往往还有驻唱，白天则门前冷落鞍马稀。那天除我之外，只有一家三口的老美，父子两人在掷飞镖，母亲坐着喝啤酒。父亲有点西部牛仔的样子，几乎百发百中，儿子到底嫩了点。我一边喝咖啡，一边在脑子里演绎《正午》一类的西部片，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。有一家西班牙餐厅设在沿街的别墅里，主厨二厨都

是西班牙人。下午没有吃西班牙饭的顾客时，很容易见到斗牛士般的他们出来闲逛。女服务生是外省来的中国人，见到我们颇有他乡遇故知的热情，不仅主动为我们点省钱的饮料和点心，而且告诉我们西班牙人很爱玩。里面的摆设没有牛和斗牛士，他们静静地站在壁炉的上方，丝毫也没有拔剑角斗的意思。下次等我们带朋友再来时，只见铁将军把门了，不知与厨师太爱玩有木有干系。

从我家走几十公尺就到了五岔路口的武康路。沿着武康路走下去再岔到复兴西路或五原路、安福路，那一路上的西餐厅和咖啡厅可谓数不胜数，“一言难尽”。在这里可以遍尝咖啡的各个种类，味道和价格不尽相同。我个人更偏向手冲咖啡，即使同一种咖啡，不同手艺的咖啡师调制出来会有不同的味道和个性。但有的手冲还不如机冲，价格却要5张分。我相信自己迄今在国内尚未真正邂逅过咖啡大师的手艺。

在我的咖啡时光里，最高的目的就是休闲，休闲就是虚度年华。人生不能时刻忙碌甚至折腾。在一个优雅的处所无所事事地抿一口咖啡，就如进行曲里划了一个休止符。周围的饮客也安安静静地喝着，这一刻他们都目光淡定，看不出他们有多少故事或事故。而我也关闭脑洞，暂时清空了所有的存储，回到了系统的初始化状态。瑜伽的a波状态，就如我在咖啡时光里的气定神闲。



威·挥舞斧头的凶婆婆

李 晓 愚

征。在许慎看来，婆婆就是这个挥舞斧头的女人，至少在媳妇面前，她拥有绝对的权威。

也有人对许慎的说法提出异议，认为“威”字就是男人拿着斧头对女人施威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“家暴”。这种解释倒也说得通。但许慎之所以将“威”看成婆婆，跟汉朝时候媳妇的地位有关。他还举了一个汉代法律的例子，说“妇告威姑”，也就是媳妇告婆婆，不管婆婆是否有罪，都要将媳妇“弃市”，就是在闹市处死并曝尸街头。

封建社会不平等的婆媳关系必然会催生一些“恶婆婆”，最有名的大概是《孔雀东南飞》里焦仲卿的妈妈，尽管儿子和媳妇儿刘兰芝感情深厚，仍然将他们活活拆散，逼得二人双双自尽。同样的悲剧还发生在宋代诗人陆游和表妹唐婉之间：陆妈妈看唐婉这个媳妇不顺眼，硬是逼着儿子把她休了。放下了婚姻，放不下感情，这对昔日恩爱的小夫妻各写了一阙《钗头凤》，一个哀叹“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”，一个伤感“怕人寻问，咽泪装欢”。

六月初夏的太阳就像情窦初开的少女，有点羞涩，有点奔放，我们几位大学同学带上家属相约欢聚到闵行文化公园，带着各自私藏的厨艺菜肴走进公园，大家寻觅着来到一片开阔平整的草地，我摊开了早已准备好的塑料油彩布，铺于草坪上，有同学带来了一次性塑料餐桌布，摊于四周，尔后拿出了各自在家做好的菜肴，点心和水果，有自制叉烧、熏鱼、卤鸭翅、烤麸、色拉、炒年糕等，还有大锅罗宋汤和烤面包，油彩布上齐齐地放满了各色菜肴点心。

答着答的太阳一会儿出来，一会儿躲进云层，我们在若隐若现的阳光下席地而坐，享受起了野餐。我把一次性碗筷杯碟一一分发至每人，还拿出自带的东台特产陈皮黄

酒，有老同学更是想得周到，带了车载小冰箱，里面放了冰镇气泡酒。蓝盈盈有着诱人色泽的气泡酒一洒入每人的杯中，一阵清凉由手中渐渐传遍肢体，大家兴奋地举盏碰杯，你一筷我一筷地分享起了自家的劳动成果，然后七嘴八舌地点评起来：首先得到褒奖的是蜜制熏鱼，虽说是油炸熏鱼，但吃上去清嫩鲜软，不像店家的那么板硬，口感非常不错，微甜而不腻。第二道值得称道的是雪华做的广东叉烧，又嫩又香，不油腻不塞牙，大家纷纷讨教制作方法，其实，吃起来简单秒杀间就经口入胃的叉烧，真是道功夫菜。先准备

别具风味的野餐

吴 毓

蜜和蒜末等，再把猪肉放入拌好的腌料中，放入冰箱冷藏24小时，随后要放在烤箱中熏烤，这样要反复熏烤两次，才可切块享用。真的不简单哦！

晌午，阳光底下，微微有些热，加上酒精作用，大家的额头冒出了汗，于是有的拿出了阳伞，有的戴起了凉帽，也有突发奇想，拿出了丝巾包在头上，远远地看我们倒也是一道别致的风景。喝着微凉的气泡酒，丝丝清凉经口舌入喉管，沁人肺腑的舒爽，大家脸颊微微泛起红晕，极其兴奋，尝完熏鱼、叉烧等，又吃着树兰的色拉、烤麸、卤鸭



昨天，我有事去邻居小王家，看见她家的书房墙上，贴有一份

暑假活动计划，十分醒目。原来，暑假刚开始，小王就仔细研究，为他读初中的儿子专门制定了活动计划，内容十分丰富。比如，去农村老家看看，体验农村生活；去健身房办张健身卡，一起打羽毛球；观看一些革命教育影视片、动画片；分批参观市区的博物馆和公园等等。我不由得为这种做法叫好。

如今去商店购物有导购，去医院看病有导医，去风景区旅游有导游，其实，孩子们过暑假也应该有个“导假”才好。暑假的时间较长，孩子自己支配

驶往远方的绿皮火车

徐 麟

早些年，绿皮火车是国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，我每年都要坐好几回，当“呜”的一声汽笛鸣响后，绿色的长龙便缓缓地移动了，我的心也随着长龙飞向了诗和远方。

绿皮火车分慢车、快车、特别快车等几种，再早些，还有棚车。棚车就是用货运车厢装载旅客的列车，它长得黑漆漆的，像个大铁盒子，因为只有五六个人小小的透气口，人们也把它叫成闷罐车，我们当兵离开上海的时候就是坐的这种火车。

绿皮火车还分成硬座、软座、硬卧、软卧。软卧不是随便能进的，我的档次算是可以混进硬卧车厢的那种。硬卧车厢有六个铺位，相向三层，卧具很简单，就一条暗红色化纤毛毯、两块白色床单和一个枕头。绿皮火车超

员是常有的事，特别是春节前后，一票难求、车更难上。车厢里的过道、门廊和车厢衔接处，甚至厕所里都是人贴人地挤在一起，上下车甚至要从车窗爬进爬出。进到车厢后，有块巴掌大的地方能站着，就算很幸运了；能在洗漱过道坐着或蹲着，那简直就是一种幸福了。

坐绿皮火车最开心的是在站台上扫“吃货”。差不多所有的站台，都有卖当地土特产品——吃货为主。我坐得最多的是京沪线、胶济线，这些线路上有德州扒鸡、符离集烧鸡、无锡肉骨、苏州豆干，还有烟台苹果、莱阳梨、酱牛肉、卤猪爪、煮花生、菜瓜子……

列车缓缓停稳后，站台上溜的一溜手推货车，吱吱啦啦地向车窗涌来，叫卖声此起彼伏。当列车再次开动后，小桌上摆满了各种名特优。那些出差的老手们，还会拿出小酒瓶，吱溜吱溜地喝上几口。

每个大站，还有一排水喉，这主要是给旅客洗漱用的。清晨，列车到站后，睡眼惺忪的旅行者，急急忙忙冲上站台，熙熙攘攘的挤在水喉前，刷牙、洗脸、涮手巾……赶得及的，还顺手把早点买了。

坐绿皮火车，硬座一边是三人座，一边是两人座，对面亦然；卧铺是六个人的铺位，虽然彼此不相识，但大家会友好地聊天，甚至互相分点吃的小玩意。有时遇到美女，感到时间过得特别快，还嫌路途太近。部队有为战友，就是在火车上艳遇

为孩子“导假”

华晓球

的时间变多了。作为家长，一方面要让孩子休息好，不要人为地加餐“开小灶”，硬是要他们参加各类培训班，让原本轻松的暑假变得沉重不堪。但是，另一方面，也不能让孩子放任自流，整天沉溺于电视、电脑和手机之中。

各位家长不妨学学小王的做法，多花些精力，针对孩子的实际，认认真真地为其制定一个活动计划，并监督孩子切实执行，让孩子们暑假过得既愉快又健康，更加充实而有意义。

2个月，孩子的收获一定不小。



的，彼此聊得投机，分手时留了联系地址，发展到热恋，最后终成眷属。

坐在绿皮火车上，一路景色看过过，倒也解闷解乏。不管是刻意的品，还是不经意的瞥，冬雪春花、秋树夏河、日出晚霞、农舍麦浪、山野河谷、大漠草原……都有看点、都有美感，当然，也会有一些郁悒。那年，第一次去青岛，列车在四方站开出后不久，我见到了海、人生第一次见到了蓝色的大海！那心情，直到现在也没找到哪个贴切的词儿来描绘！在大西北某军事基地的窄轨绿皮火车上，窗外是茫茫无垠的大沙漠，寸草不生，一望无际。这次，倒是找到了一个形容词，叫“震撼”。每次回上海，列车只要进到交通路，我同样也会激动一把，因为五六分钟后，它就要停靠上海老北站——到家了！

这些年，高铁、动车我都坐过，的确是舒适快捷。那些新建、改建的车站也高大整洁，气势恢宏，可我还是感觉缺了点什么，到底缺了什么，当时没想起来。就在写这篇短文的时候，我蓦然发现，原来缺的是绿皮车厢里的汗臭味儿，彼此互不设防的海阔天空，餐车里那盘西红柿炒鸡蛋，老式站台上的叫卖声，还有“呜”的一声那令人激动的汽笛声……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